

东坡全集

第一函
第十一册



東坡集卷之九

策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策畧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
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
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
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
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
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

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

下之士

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

言者爲

二十五篇曰畧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

而行之以次至

於終篇既明其畧而治其別然

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

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
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
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
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
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
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
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
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
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

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

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

大正十一年

策畧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

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彊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

臣會議旣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
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
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
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
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
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會不得歲月之暇
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
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
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

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
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旣反國而吳之百役
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
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
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
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
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
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彊國富
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

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

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疆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名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

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職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惟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東坡集卷九

策畧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

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
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
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
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
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
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
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
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
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